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  
逝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  
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  
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奉者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  
尺日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  
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  
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  
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  
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  
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

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賅泊居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  
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  
煙水月之間，益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  
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  
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  
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

圭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  
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  
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  
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  
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  
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  
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旣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  
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  
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

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  
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宮道傍。題曰：大  
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  
副使姚鏞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  
敬齋皆出康齋之門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  
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  
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  
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

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儼若  
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  
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  
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  
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  
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  
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  
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  
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

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  
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  
鄙吝白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八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  
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  
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  
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  
花果烟火等項尚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  
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陛下卽位  
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

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  
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  
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  
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  
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  
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  
著天下不在烟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  
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  
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

下决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  
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  
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  
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  
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  
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  
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  
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  
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Blank columns with a large circular watermark in the background.

叅議賀公

事、茂陵、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閣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成唐  
 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  
 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  
 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糞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  
 用即日此人所難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  
近日楊復所少字事羅近溪先生亦然  
 懸室中事之甚謹秦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  
 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  
 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

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

慮府庫此其階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



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友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

臣賦詩公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廷燃燈朝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

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為樂

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

德為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

于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為

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一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仁壽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改二疏正德元年

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不待報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

到... 卷二十一  
驕秦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謨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謨。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及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

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剛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十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

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怒為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違其言欲引為吏部竟為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為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巧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服為數即內

璣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

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眾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為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刀為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益儒

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其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日即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鼎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鼎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鼎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鼎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案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鼎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鼎謫戍河西公旣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澁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成籍興化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萬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剝寡婦財誣

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上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

養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首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  
且母年已八十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  
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  
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  
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  
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  
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  
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前產中  
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  
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獻

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溫。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踈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瓚，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為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乞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復見  
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  
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  
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  
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  
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  
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遺之事龍溪於越東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功  
親見陽明



二十一卷目錄

文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民

附 子璧 林春



Handwritten annotations in small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ncluding '卷二十一' and '目錄'.

董蘿石公澐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醉面盎背論甚奇之心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

目錄



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  
選為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  
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  
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  
黎暉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  
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  
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  
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  
有勸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  
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  
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  
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  
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  
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占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  
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  
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

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

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聖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

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禹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

於江絕衆或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傳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聞其賢

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  
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  
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  
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  
次寇子惇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輟舉業  
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  
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  
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  
第六人廷試懼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此

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崇天  
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修  
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  
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  
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  
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  
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  
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  
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官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遺去義子。僧取回鎮守。太監

无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躄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鏡，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

繼大統首 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  
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  
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躋之  
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己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  
攝行州事於是恤筦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復

也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  
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  
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  
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  
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  
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  
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  
突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

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鷺峰精監吳楚闈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醜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跣弛不振久矣遂以道

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磨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李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死者轉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園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著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寮長霍走簡、飲

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其亢直敢言如此、上將躬視、承天陵累疏勸止、

留中未出、捧表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孳相枕、

藉語所在、隨宜堊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

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調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

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

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

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  
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  
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聞  
上爲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  
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  
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勝妾家  
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  
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  
曰講其學而待非勿信之也 不講其學而待是信之

司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  
豈可使 明時有僞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  
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子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  
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  
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  
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  
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卒謚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  
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

龍一人者。江。壹。竭。亮。沒。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  
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

### 侍郎鄒文莊公

專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

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閻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

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大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倣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

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  
 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  
 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  
 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  
 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  
 井而知惻隱疇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  
 靈明知是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  
 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

放逸謂之戒懼

從言之異且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以戒懼為起  
 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  
 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油說者謂溫良恭  
 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為外者師門一  
 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  
 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稍學  
 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  
 哭曰、某為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為出  
 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  
 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為一體、自  
 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  
 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為儒  
 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



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

時果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既微，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

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公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壁裋補雍皆育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  
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  
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  
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  
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  
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  
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  
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

公嘗語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者  
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  
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  
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  
欲以去揚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  
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  
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  
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  
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  
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  
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  
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  
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  
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  
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  
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  
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

而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  
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  
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  
廟嚴取于敦孝第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  
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  
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  
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  
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  
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

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鳴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興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東修之間，畏之若菴芷，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崑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環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實同志。

在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惴惴，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

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  
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  
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  
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  
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  
宰之心未必皆選入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  
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  
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澧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  
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主樂也  
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食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  
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  
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  
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  
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  
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  
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

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  
羅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  
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  
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  
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  
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  
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

啟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曰：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閻若之自若也。顧以吾爲苦，加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囚在，稱曰世。

郎中王公

事

水陸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  
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  
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立望  
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  
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  
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  
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  
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信者半而吾及門七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息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  
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  
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  
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  
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  
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  
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西  
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蓋相與就正焉  
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願廣公夏二子

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  
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  
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  
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  
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  
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  
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  
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  
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躐等今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  
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  
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  
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  
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  
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有語曰心  
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  
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

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  
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  
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  
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  
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  
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  
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  
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  
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壻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洞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

嘗詆為偽學，而罷薦首。史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為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對曰

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  
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  
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  
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  
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  
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  
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  
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當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  
明，荷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  
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  
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  
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  
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  
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  
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  
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

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誰能知此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

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  
 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  
 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已當  
 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  
 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  
 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  
 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  
 䟽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



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  
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密白  
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  
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 累朝實錄于時  
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  
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  
得之趣公尤自歛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第寓  
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  
夫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

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  
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  
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  
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上面諭宰臣起  
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  
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  
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  
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  
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  
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  
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  
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筭尤精文  
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  
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  
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嘖  
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然而友吾弗

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  
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  
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  
瘡痍困頓又若痾瘵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  
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  
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  
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釁流  
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  
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陞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舟督諸將自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  
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  
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歛請于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  
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  
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  
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  
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  
第一臬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望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將革猶以為與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  
首一時以為連璧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  
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詬病不知為達  
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  
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壙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

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  
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  
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  
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  
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  
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  
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  
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  
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

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  
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  
翳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  
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  
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窶  
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  
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宮約偕出公曰天下事  
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書，願畢志林  
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  
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偶然不足  
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  
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毋冊憲使。卽以邑冊請公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懷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  
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  
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  
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家。

○說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  
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  
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  
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  
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  
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  
以歸靜也。馳而離，馬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  
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  
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

王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  
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  
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  
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  
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  
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  
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  
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  
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

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  
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  
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  
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申明年錢  
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  
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  
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  
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  
存卽無欲得此理爛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

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竅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俸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器觀光輝若少微請文恭

天下士懸望其出以卜尚平而竟不果劉慶云平

...

參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  
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  
何苦樂倏變乃爾為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  
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  
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  
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  
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  
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



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  
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  
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  
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  
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  
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  
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  
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  
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三年後從  
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  
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  
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  
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隨緣益增本真  
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  
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  
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  
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  
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餓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暇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

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觀

宰相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卽如狄梁公及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

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  
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慮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  
趨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  
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  
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迤郡未幾丁父艱  
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  
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  
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  
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墾城  
爲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  
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  
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  
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  
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  
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  
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  
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  
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

執帶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專

承陵

昭凌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

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嬖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戕公在太僕值問政寢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裕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開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論張公

事

昭慶

今上

公名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

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  
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  
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口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  
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  
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  
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  
身披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  
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  
纓纓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

射策一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跡以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  
菟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  
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宥爲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爲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  
講列女傳于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一請  
勅直起居館會 皇丁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  
沉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  
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茲學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  
畢智以迪 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  
所感孚焉初 上御曆單恩公卽疏白太僕公寃狀  
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古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  
之役吾父躬擐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  
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 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  
以身代父報 國而卒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  
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  
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暝公平生雅志聖  
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爲基  
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  
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  
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媿珂事  
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  
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  
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其門人也。阜  
襲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其卽  
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  
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  
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藥藥柴瘠喪葬悉遵  
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  
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  
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  
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  
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  
袞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  
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葢千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  
躡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  
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  
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  
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異公  
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  
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  
歸省覲還 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

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換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 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 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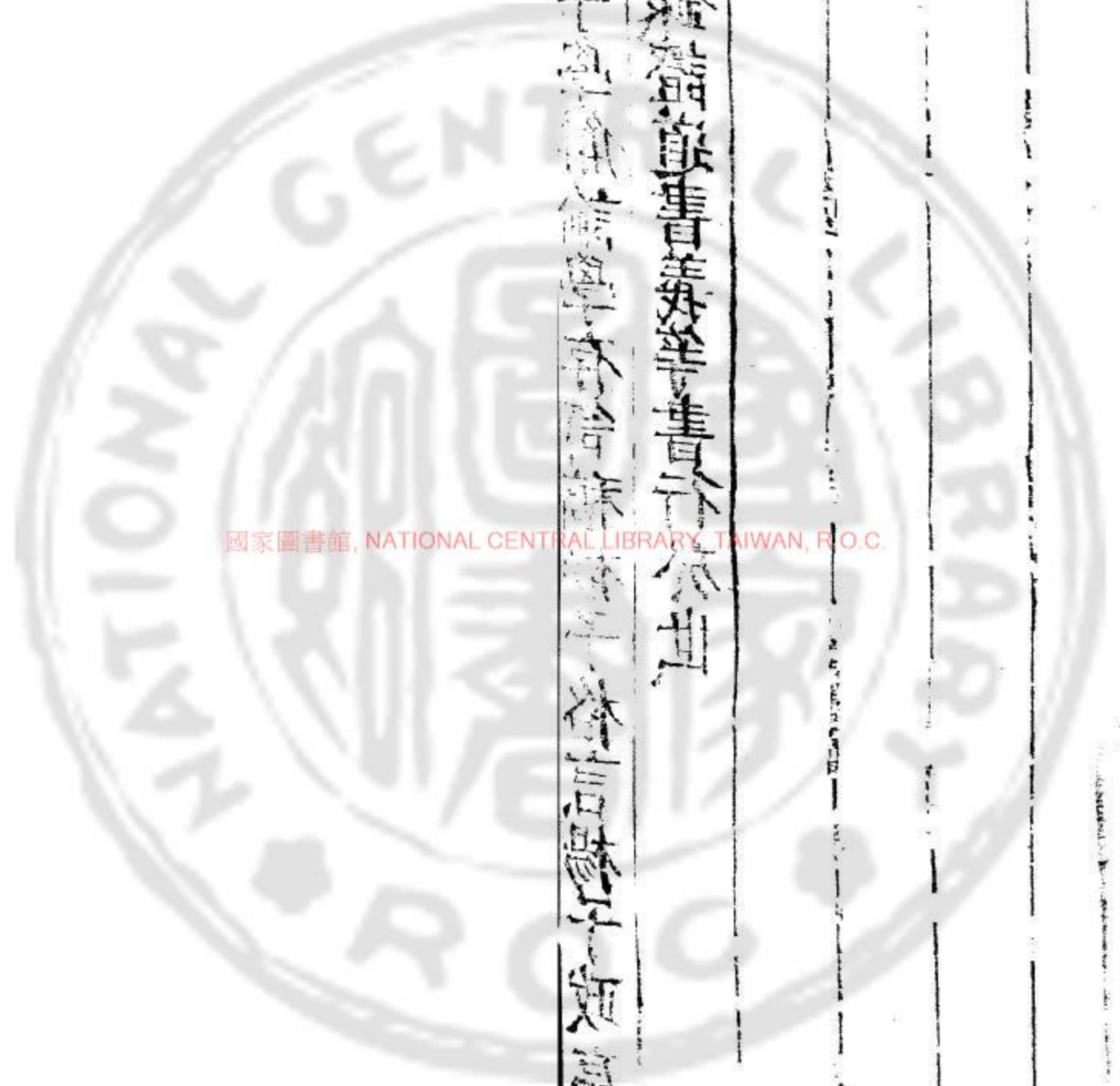
肅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踰月輯 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襯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

忘離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  
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  
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  
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  
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思夫愚婦之知  
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  
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  
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  
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途而廢者比也所著有  
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仁  
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續 卷二十一終

文選錄

文選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藏書卷二十三目錄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逵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紳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鼎

海忠介公瑞

續藏書卷二十三目錄終

卷二十三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裕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捥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  
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礮繫下碎其  
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  
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  
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  
月壠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  
鉞鉞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鉞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  
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  
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  
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  
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灾十四事又  
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  
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  
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

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

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

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

公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為

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等招

公卿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

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

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

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

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

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

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

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泰陵卽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專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尊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  
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  
久矣血漬弊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  
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  
言詳切執不與諡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  
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  
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  
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  
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上  
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  
帝變輿未復虜酋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  
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覲。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因

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殍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  
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  
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  
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  
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性易  
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  
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  
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哀助入

信公康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楊公瑄其明監天下於此

按察使楊公瑄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  
 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  
 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  
 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  
 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  
 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  
 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察案問候、尚諭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  
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  
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華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  
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  
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  
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大拙鴟夷馬蕞  
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  
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  
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為支語恐上

本、巡、遊、對、事、第、一、

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

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

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

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為能慎動仰唯陛下聽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

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

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

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

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

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毋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威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

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  
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  
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  
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  
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休戚不相涉也  
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恐  
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  
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  
人箴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  
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  
則江寧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  
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  
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而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庶以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官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

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京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

山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

車駕負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亂神不亂也竟以創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

體仁廢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仗死者贈主

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

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

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廢子姪一人入

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作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

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

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件瑜之跡旣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司卿廢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



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左右姦邪盡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

等獄上被

旨荷校，梟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

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蔬，時謂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

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  
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  
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  
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  
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管  
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  
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  
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賢亦  
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  
自謙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  
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權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  
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襯歸葬先是被杖時  
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見素志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漢 廉 趙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璧通奸優戚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

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陸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且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前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

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閉念

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言畢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應元。是日大罵。

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亦公左右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為元帥。偽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棄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通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叙其子堪錦衣百戶。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  
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東瀾

許公名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  
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為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  
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  
死士千人持大梃隨賊向徃突擊人馬俱斃賊不  
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  
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  
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  
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為不可使

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  
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  
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  
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  
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  
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  
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  
「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  
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

賜錢衣百尸，進正千尸。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

修撰舒公

康陵 永陵

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血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論語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



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下及對大廷萬  
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  
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  
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  
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  
卽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  
宣府遂上隆聖孝疏謂二年之山嘗深居九重  
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執事如成王免

朝服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  
身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  
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  
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  
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  
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已  
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  
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  
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

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  
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  
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  
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  
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  
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  
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  
完以智術倖高位，利于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

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  
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  
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  
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  
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  
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  
等、刑部陸倬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  
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  
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  
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  
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  
平時二十五日戊午 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  
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 高廟之  
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  
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  
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  
此當死于此又 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

副提舉羅一峰幼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  
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  
卽裹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取少留邪是時  
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  
旣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  
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  
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  
夏 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 詔復  
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

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  
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  
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  
聰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 詔書例  
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 勅命遂得  
賜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朝賀疏  
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  
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

則足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

率天下懼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婁

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泊夏又再

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

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

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

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

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

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

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僞一卷既乃校定止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避之七歲能書十一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曾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

船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  
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  
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  
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  
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  
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  
杖。杖而竅。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  
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空言無補。不若修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庶

亦知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

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

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

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

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  
歿之前日。門生謹拂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  
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  
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

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方學苦嘉靖初仕爲南史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

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徇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重

權如十石均諸民懼重也主尺

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分菑禍者非不

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矢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高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高黨就



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

督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秦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特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傅策紳以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荷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使軍書亦足用

以財已不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鮮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

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  
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  
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  
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  
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  
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  
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  
以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

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  
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  
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  
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  
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  
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  
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  
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  
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者

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  
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  
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  
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勝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  
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  
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  
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  
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  
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  
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嘗所  
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

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饗士，驛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使趙先

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劉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也。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

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譁亡人臣禮

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驚爭爲公訾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訾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自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間

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還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憂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

忠節名臣 卷三十三 三十一

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措取公一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措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措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砒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措殺人姦黨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

河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卽襄次衮次襄死公難最小子泰以釋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泰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措乎



思賢名目 卷三十三  
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尚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尚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慶

揚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

八  
三  
三  
三  
讒說面諛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  
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  
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  
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  
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  
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海  
洶無聊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  
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

於安危之次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  
君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  
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  
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  
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  
其舉動亦豈能有遜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  
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  
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遜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  
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毒。若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力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  
熙泰一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  
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  
矣數年以來朝儀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  
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  
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 天顏以慰快覩  
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  
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  
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

左道以惑人者必談而保傳之贈坐而論道古  
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諸  
惟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  
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  
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  
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  
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 聖躬之  
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

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

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尚冷主，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任進，甘退立國，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蓋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  
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  
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  
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  
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  
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浹有陳論 上大恚  
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  
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  
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能生持一省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嘗  
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  
曰 朝廷有 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  
乃出

出

曰陳彭亨 首具表告子矣嗚呼彭亨之可謂平  
曰曰恭進會曰曰平效曰宜一人為保國立身而  
公簡笑曰吾味之與外同贈贈介外不論對國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今上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  
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  
云孟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  
在非道而充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  
其職亦何導且難乃稱為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  
居此官者多奴奴不舉其職士習蠹而吏治媮所從  
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安巖邑也地瘠而民嗇  
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嚴復嶂民易逃匿山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  
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  
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次列僮陳所爲奉法字下  
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僮陳所爲奉法字下  
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  
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  
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  
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  
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

肉一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  
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  
揚二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微齋雲牒所  
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言邑  
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  
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  
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慙幾  
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  
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



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  
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  
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  
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  
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講議  
猜疑謬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  
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  
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  
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

上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

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 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  
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  
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  
犯一頭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黥中人監  
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  
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  
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  
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為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為急而力行條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

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為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為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真小人之見

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食無  
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  
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  
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四卷目錄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照

附 陳圭

毛公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mall vertical stamp or seal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containing characte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the library or collection.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續 二十四卷目錄終

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

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十一  
其歸行皆發也

其終年十八夫言不再而歸其終年十八

其終年十八夫言不再而歸其終年十八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  
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  
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  
之資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  
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  
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  
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  
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



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  
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鎖臣母得以生還  
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羝鳥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  
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錄寄  
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  
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  
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  
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乞

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  
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  
幾何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 上從其請  
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叛降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  
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 國朝乃走江湖爲巨  
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黃稱  
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

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抗獨當其衝寇盜  
 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  
 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  
 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  
 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投叢  
 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  
 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  
 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

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鐏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嶺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窆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

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子然一身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如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述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  
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  
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  
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  
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  
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  
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憇○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  
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  
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初  
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  
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  
足○復○鬻○金○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  
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  
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  
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  
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  
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極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成極邊者三

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  
 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  
 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  
 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  
 吾輩骨肉皆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歿。季用傷煦  
 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  
 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贓論死，其子  
 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為法有常  
 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志，而猶  
 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此乃... 主人之... 志也... 主人可... 謝也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  
秦室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  
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  
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疲居崑崙山中夜  
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  
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  
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  
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

塲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日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縵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歿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



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  
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  
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  
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嘗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  
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  
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  
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耄通乃上書言臣  
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  
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  
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  
至迺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

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為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疊疊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為省括。為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疥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在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

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聖室不  
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  
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  
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  
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旣  
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  
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  
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  
和之梅岡旣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

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  
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  
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  
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  
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  
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  
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  
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歸旣  
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史矣

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言以親老辭親旣沒終身爲  
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  
曰恩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  
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  
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僉事云

孝子李德一子曰德志以特舉野官歸山東  
嘗與人飲酒不飲酒以歸曰大曰大五得志  
曰曰曰其為人賊豪我謂然又廉自負微言  
之謂之曰命姑與德志曰德志一德之謂也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  
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  
領孝子天性純愨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  
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  
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  
上白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  
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  
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

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  
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  
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為精誠所  
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  
璫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  
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鵠衣百  
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  
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  
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愜而樂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

見違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  
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  
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附近舍舍  
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  
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屢悉歸求者一金不  
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  
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  
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  
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

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母以老身為念遂終 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龔公

龔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為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繫痛心歿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

悲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 上命  
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意蕃王允之仍令人貢申  
前請 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  
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  
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二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  
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  
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處色事親孝  
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  
食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  
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  
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  
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  
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  
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子兒孝至矣已而



父疾良已。祥與妻盡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子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桃浦。總孝子。匍匐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浦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

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病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久之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侵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飲哀

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闈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參張公侈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鳩鶴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揚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  
 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名  
 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  
 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  
 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膳無不如志母酷愛其  
 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  
 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  
 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

卷二十四

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類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者曰楊孝子則有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王公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執紼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

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  
而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  
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  
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  
汝澆以羨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  
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  
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  
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潯  
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

桑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  
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  
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  
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  
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  
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歔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  
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  
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  
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

考亭卷之四  
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  
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永鉢種前緣但笑  
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  
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  
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  
讀遠近鄉間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  
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  
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  
耶乃磨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  
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  
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  
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  
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

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家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

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給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庭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涑曰昔鄆人之對謁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於一服之別哉。昌黎又請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說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  
主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  
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  
不相驚其始人以為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  
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  
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偽為盜夜火其廬執  
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  
天苦寒童子以水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

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莫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於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餼江許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次江閩母喪棄貲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華山云博學餘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五廢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

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旣莫知重其行及其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

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

訓導劉公

閩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鬻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

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  
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  
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  
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閩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  
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  
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  
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  
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  
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  
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  
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

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祭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第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耶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亾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  
喪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  
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  
必備或管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  
母心及母亡殯斂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  
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  
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  
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

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  
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  
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  
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鏗曰余耆時猶及見孝子今  
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  
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  
人有重役令白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  
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醜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  
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歐為又一  
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  
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  
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  
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子請殊非王彥古之流也

大贊曰盜等子皆不報自畏其人不少為盜節其後  
益讚言曰盜留此斷吾母氣必盜賊然盡毀其器  
齊盜人其室竊器財而出送于獄其人而不知非死  
亦怒洞之卷子曰此願其願其皆賊也奚相為又一

###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狂靡  
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屢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  
憐其幼能啟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  
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  
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  
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  
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  
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

語侵王王復之媚怒擊王敗而王舍忿入室撫床  
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  
媚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  
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刀  
以歸躡媚所在媚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  
刀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媚隨斃鑑以刀匿牖下叵走  
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媚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  
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  
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  
遂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  
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視  
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  
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  
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  
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  
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  
崔鑑旣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  
觀於崔鑑殺媚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

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  
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  
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亾又恐累母  
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  
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  
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

卷二十四終

二十五卷目錄

老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栢

附 弟稅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瑾

老義名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續

二十五卷目錄終

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歿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

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交或有存者庶萬一  
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  
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惟  
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  
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  
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  
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  
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  
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

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  
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道  
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  
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  
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  
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  
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  
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  
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

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  
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  
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  
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  
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  
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歿舉  
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  
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如禮買地城南鍾家  
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

員外郎

樂公

樂公

樂祈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祈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輸作。而祈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梳願代往。祈曰。吾之往也。生歿未可知。設歿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梳又詣縣庭。請代祈。祈白於官曰。祈之名。



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枌也。梳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枌行可一舍許。梳又追及之。枌叱之去不聽。卽乘境垣以塊提梳。垣之塊去者半。梳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枌果歿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枌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歿。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枌歿。惜哉。

烏思道曰

枌之就禍。梳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梳雖不歿。昔固分其歿矣。枌雖歿。猶不歿也。古伋壽之歿。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病者。以其伋壽若也。孰謂枌梳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害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婦人只與休神小休... 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眇明未瞑即與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積不食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能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

既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歿，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歿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  
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  
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  
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灼灼愿士非有  
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  
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  
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公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  
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  
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  
其無它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  
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  
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  
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

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幸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見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

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亮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法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是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

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瞞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

立國以至今，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予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刑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跪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上。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為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  
 上壽自歌舞為歡事其二兄且趨侍上食而退出則  
 為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  
 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  
 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  
 不較也子珣為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即養輒感額  
 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  
 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



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  
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  
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  
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媵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  
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媵子以百金請  
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  
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  
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  
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慮恩  
圯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  
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  
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  
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

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即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醢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

也此直巧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

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寡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麗墨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螻亦存悲濟每旆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思賈公被逮裹糧介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界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禡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延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

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甕缶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平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銘

是視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二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豈君蓬人而但化邪摩其匡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慙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若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

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戚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飢餓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片、與、漢、之、李、善、何、異、難、哉、誰、哉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替珥之屬得銀十二兩昇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翰舉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

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歿，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蔽緼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禿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

過泐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義倡

泐

金吾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叅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十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驪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惟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

綸而從之任綸妻直其家來省請邵又。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續藏書卷二十五終



二十六卷目錄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會公葵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宋濂  
王禕  
方孝孺  
會葵  
康海  
楊慎  
李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僉都御史公世貞

附 第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續 二十六卷目錄終

柳 永世 李攀龍 王世貞

卷二十六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曾襄敏公際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

蔡否考其文竟不及蔡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  
奸黨事詞及公 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  
右門外火延 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  
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皇帝自 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  
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  
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  
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  
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  
善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  
濟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  
郎 表表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  
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  
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  
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所寒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醪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又曰

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得焉不足而繼  
 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  
 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  
 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  
 而同試笑者方容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  
 者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  
 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眾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  
 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矍也在史館凡三  
 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予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

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偽以國老  
 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  
 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  
 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  
 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詢其為交瑾忌者徵  
 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  
 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

也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擊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蕩而不

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詩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嘖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  
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  
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卽慎生而岐  
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  
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惟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  
立未幾祖母葉計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  
公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  
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



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二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涇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

不疑唐朱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爲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巳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

未禮部會試，斬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割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憂。明年，藍鄆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為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宜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

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即位。五月，慎為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闡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游沅、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

未纂修 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  
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  
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  
中元日下獄十七日 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  
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  
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  
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  
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  
酒酒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

八月除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  
存護下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  
詔下獄斥爲良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足馬問道  
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  
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  
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  
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又城與  
副使張嶽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  
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

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  
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  
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  
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潁川侯傅  
友德以覬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  
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  
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  
還成都壬寅十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微  
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推民鹽牛慎言於當道  
丁未居高嶢水莊各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  
簡紹芳繇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漢寺之崖凡  
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  
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臺司  
顧箬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題肆狂惑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  
利州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  
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  
未春還戍所六月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

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瀛海

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

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

魅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

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

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錡叟此意非公誰

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卽位奉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

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

無不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聞其理博其

而訂其訛謬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

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

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

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

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上添一三

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

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裔字鬼瑣

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

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  
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  
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  
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  
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  
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死此  
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  
陶情乎豔辭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慎所以用晦  
得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慎

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  
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  
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  
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  
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  
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蒿日自  
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  
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  
足情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

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複字

古音餘錄

古篆要略

奇字韻

丹鉛摘錄

丹鉛閩錄

漢詩外編

古音叢目

古音駢字

六書索隱

說文先訓

雜字韻寶

丹鉛續錄

丹鉛贅錄

風雅逸編

古音彙要

古音附錄

六書總證

韻林原訓

丹鉛餘錄

丹鉛別錄

選詩拾遺

唐音精絕

絕句百絕

五言律祖

五言別選

李詩選

元詩選

皇明詩抄

古今詞英

書品

升菴詩話

絕句辨體

宛陵六一詩選

六言詩選

杜詩選

瀛奎律髓選

填詞選格

填詞玉屑

詞品

詩話補遺

蘇黃詩譜

五言三韻詩選

古韻詩略

宋詩選

詩林振秀

詞林萬選

百琲明珠

草堂詩餘補遺

稊林代山

文海釣齋

傷子庵言

散帚

墨池璣錄

檀弓叢訓

莊子刊誤

羣公四六節文

經書指要

山海經補註

謝幸啓秀

卮言閩集

堽戶錄

逸古編

金石古文

夏小正錄

古文韻要

經義模範

禪藻集

病榻手歌

譚苑醍醐

清暑錄

引書晶鈿

叙管子錄

名奏菁英

古文韻語別錄

升菴經說

禪林鈎玄

心神品

洞天玄記

演載記

交遊詩錄

升菴詩集

玉堂集

南中集鈔

寰中秀句

素問糾略

千里面談

赤牘清裁

演候記

江花品藻

長短句

南中集

月節詞

哲匠金桴

脉位圖說

希篋雜考

赤牘拾遺

蜀稅文志

升菴文集

長短句續

南中續集

羣書麗句

異魚圖贊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成稿

右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二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百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

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

陽中外歡呼保、全、臣、下、如、此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

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

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入以是多忌之

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

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

使鄭岳為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

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許奏夢陽閒住歸大

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

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

遠而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

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

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

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

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

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

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十六  
一  
頑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  
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  
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  
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  
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  
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  
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  
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  
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六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  
書舍人直內閣制勅以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  
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  
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

作且誠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庶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當日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為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辭

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擬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上大夫翕然從之同時齊上國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其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心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憫學  
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  
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  
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  
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  
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  
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  
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翟曇氏書得其虛

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論  
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  
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  
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  
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信爲  
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  
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  
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

獨立者蕙直少嘗刻錢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  
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  
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  
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  
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  
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爲刑  
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晏然後大  
禮之議起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

忠諫至再

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  
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  
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裳而蹈淵也哉  
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  
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卽庸衆亦  
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斤不用且藝圃灌  
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  
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  
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  
齋更號大寧濟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後  
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  
不絕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  
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  
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  
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  
歌曰猿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竈笑蒼雲兮  
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  
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  
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



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  
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  
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  
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荅。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  
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  
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  
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  
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  
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

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  
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  
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可...言...其大...焉

...不...對...離...自...知...外...多...矣...漸...繼

...言...與...一...示...離...歸...古今...如...規...夫...野...豪...將...士...志...術...

參政王公

參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家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眾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蔡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為之一清。

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交遊如八才子外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興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

狂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慎中在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上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臯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多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僊蹇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勢不悛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嘗與龍

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  
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  
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卽眉  
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  
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  
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  
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  
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己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  
時下寮參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

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四  
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  
思之未幾進江西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  
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鷺  
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  
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叅政抵任禁  
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  
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寮吏咸仰賴之陳後圃  
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饑戶部王侍

郎奉 旨賔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為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為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夏部坐以不及夏徑西不擬不謹慎中既罷因約同龍涵江劉叅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盛如

門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歛鐔而世莫能用矣其為文也恒以構意為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叙詳明部位整密語華瞻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為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為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  
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  
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  
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  
鴈芙蓉岫嶠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  
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郿境  
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  
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其選  
虜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  
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遷  
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  
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一

詩以爲安。中。外。環。平。平。平。正。正。正。

臣。休。數。世。味。自。臣。團。結。與。益。至。不。肯。退。而。新。源。內。有。新。生。梁。燕。針。前。前。自。耳。今。正。也。今。各。限。大。數。盡。盡。盡。

會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涉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此虜方持杯酒相懼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

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問以長鎗  
大斧卽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  
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  
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  
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  
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  
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  
善惡關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  
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

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徭徭抑求請絕  
餽遺口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  
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  
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  
狄復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  
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  
能兵爲逆黨所忌幾得諤死在山西檄將上禦虜代  
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沫乘勝  
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



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庶得情輒手錄付吏題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

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一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多為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給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

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同卿又  
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  
木刷軍政清屯田鄖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謂善  
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  
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  
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  
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  
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  
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

平王事都下盜劫縱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盜  
房四者安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  
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  
公何狀曰髻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  
若未嘗識賊公陸公非髻而肥者盜搏額大服部民  
雷齡以捕盜偵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  
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  
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  
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

齡往立塔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  
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  
盜借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  
還宋而請寬之官被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  
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  
縛者踞塔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  
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  
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  
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著卷七

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問曰  
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  
劫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  
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  
其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  
黨亡華者在鄭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  
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  
曰藩王有宗正條銅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  
騎五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

以機輜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輩  
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  
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  
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闔其欲貸其死  
世貞搜炳家得之炳死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  
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  
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己南牀輒伺  
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  
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

諱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  
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  
言嗾之去大抵新鄭徧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達甚  
而世貞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  
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  
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在  
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  
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  
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

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招搖門戶而聚生  
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  
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  
冠預燕會家無姬侍滅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  
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卽丘  
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  
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  
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  
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追得數十函書或進而

真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詈世貞以示角  
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  
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  
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巳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  
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  
忤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學與世貞埒大抵天  
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  
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  
而不知老臥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

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竟  
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  
已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  
觚不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  
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續

卷二十六終

二十七卷目錄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燦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續 二十七卷目錄終

卷二十七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諸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為師，撤浮屠氏以葺廟。

杜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微近功不俟期  
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 詔益  
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折  
為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為姦歲暮轉戎  
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  
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  
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  
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

人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京  
在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收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  
中書卽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相既漏禱羣祠  
涕泣卧祠下誥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  
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積首額天迨夜  
聞空中甕甕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  
有獄訟大者名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鞫轉  
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通食之每秋成卽移  
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遺吏而稅常先登

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  
民不令有纖毫怨對言之 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  
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  
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  
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  
被郊垆諸社樓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  
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  
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井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  
祭士人煮水因其餘力以成事亦郡故以華因時

爲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  
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  
吏索糧芻相轆轤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  
舟能水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  
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  
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  
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  
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  
曰近名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

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  
郡一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  
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  
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  
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  
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  
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  
探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  
人爲甌陽令者以海鴈作書力却去而人令論其

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  
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  
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  
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  
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陵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為南康丞

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

其情偽有發摘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

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

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

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王汝不勝

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

UNIVERSITY MICROFILMS LIBRARY TAIWAN R.O.C.

濱歿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歿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懷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歿誰殺爾家而就逮爾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探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是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

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遠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醜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

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宛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

二載入

朝推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

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疥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

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頴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腹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專

孝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變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



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間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甚當減厥論灌風采疑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

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至  
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小大行地五四年晴苦難自谷至京未命奉  
恩私其無以將實具崇斷於捕火視之與二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應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竄吏素爲民  
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啓諸  
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  
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  
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  
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誥誤罷官父老奔  
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中且復來空問并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  
共桐鄉何具哀慕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事

景陵

况陵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召尚書震以尚  
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  
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  
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  
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設侮不校既月餘命  
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  
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  
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

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  
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  
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  
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  
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  
有脅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灰鐘大怒曰  
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灰  
不灰若鼠輩灰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  
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

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尊  
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  
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  
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  
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  
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  
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鐘爲治專戒豪狡撫善良至  
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以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

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揚文貞贈之詩曰  
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鐘剛果敏達不  
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  
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  
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  
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  
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  
錮歸家嘗借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  
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

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奪  
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AIWAN



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  
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  
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  
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  
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  
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  
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爲人  
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  
之穢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  
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  
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  
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  
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  
於愛利。始下車。中貴梁長責民。適過。倍復訴之。積  
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  
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

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  
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  
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  
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  
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  
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  
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  
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  
列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  
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  
得疾疾旣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於  
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  
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丁公後言所以稱生其學大哉此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一曰來平當甲首

知府徐公

事 廉陵 永陵

徐公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繳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威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成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畧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二載入觀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

公雅知咸會

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

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  
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  
率父老恪修雩祀備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  
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  
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  
於登績傳童太史內友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  
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已忘者  
世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

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  
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  
侈常錄之美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  
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  
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  
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闔曰餘春每遇勝  
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榼茗枰于禪扉竹  
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  
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競競勸名檢  
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白  
代弟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  
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  
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籍茅以居令永豐  
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  
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  
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徒訟起於錐

乃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  
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嶽神祠居  
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  
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  
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欠  
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  
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  
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  
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二千餘人并婦若姪  
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  
欲濟州境從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  
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  
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  
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  
竝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諸錢所受錢  
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  
得也於是諸闖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

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燦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裋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充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燦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爨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

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  
燭亟行賑助有寃獄論死者十九人方申雪活之築  
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  
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闡處  
驚臺省牽制燭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  
然內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瑞怒  
欲辱之燭抗陳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  
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燭白司寇得末減諸散  
薪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入

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  
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  
朝天有日上元程燭月無雲益以竝也歷南刑主事  
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燭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  
私餽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恣暴橫清驛傳時供億  
加意節損省停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  
有點卒妄奏辦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  
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二十年未支糧者多方  
給與卹苗蕞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懾不

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燿竭  
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  
除補疾作致事去燿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  
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  
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  
聯語韻語于牘囂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  
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戶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  
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  
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  
宿樓兄子又舉其半齋之作離自障爲詩有風雨半  
間樓蓋紀實云

問對益孫實云

因對只于又舉其半薄之於請自朝燕請有風雨半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為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為天下第一其始至嬴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二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褒中九經接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



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  
之心服聞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  
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  
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  
落隸卒列庭下如水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  
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  
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更替稚得用身應  
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  
事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

邑故有賄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  
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趨輕而  
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  
而俾劑之既定爲闡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居恆謂  
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  
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  
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  
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  
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

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蓋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秬蔬果鑿池種魚開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全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積顧役之羨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籍籍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釐竹官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

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人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卹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壞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焉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貧而近、有、縱、劫、粟、者、安、知、此、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富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備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

而詬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下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潤畧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暎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敘九經救荒諸奇策與

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愆而  
 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  
 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  
 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  
 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  
 浹怫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  
 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  
 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  
 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

必選責曰何以見今君為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  
 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  
 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  
 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  
 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  
 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  
 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  
 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  
 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

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圍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圍分爲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

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卿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尤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第遣一

介齋謀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  
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  
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  
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  
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  
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  
卧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  
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  
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於學以給頹租

同年之婦何婺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婺之  
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益衣絕泉帛然  
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  
授以牛種教之樹秫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藏獲與之  
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  
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旣習矣異日  
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  
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旣有年德貴  
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予姓童子歌風雅

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何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欲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諾彊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

從佩自樹立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屢疫州大作相染衆二母病欲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佔俸獲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緹綺獄捐月俸橐餗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

坐與中人競遠成範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  
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  
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府龐公

事未詳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  
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  
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灾嵩督賑委悉露  
沿公粟旣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  
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千以勞來拊  
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  
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鏹免其置辦付之印簿  
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甦



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窮至婦所見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初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歿執之嵩偵

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遊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歿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歲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

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  
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  
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謂非理上疏請  
止之至今著爲掣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  
府所在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

卷二十七終

之虞

國史館藏

